

让更多的人喜欢起喜剧

本报记者 苗春

新喜剧更加“短平快”

素描喜剧、陷阱喜剧、即兴喜剧、漫才、物件剧……很多观众是通过《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了解到这些喜剧新名词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讲师吴可认为，《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中的《一出不好戏》《父亲的葬礼》等作品可谓新喜剧的典型代表。如《一出不好戏》展现的是喜剧剧本创作“难产”的过程。几位编剧不断搭起一个又一个新剧本框架，又马上被投资人一个接一个毙掉，讽刺了当下文艺创作中“蹭IP”的不良做法。这些作品通过情节的不断升级强化，进行越来越快的转换，并成为层层加码的循环，让观众发出连续不断的笑声，其结构和机制与传统喜剧形式不同。比如相声往往靠三翻四抖，也就是铺垫和抖包袱、靠节奏快慢的变化甚至靠一些在捧哏和逗哏之间的反差来引发观众心理、情感的变化，从而产生笑声；相声的语言基于前人的语言习惯，表达方式也相对委婉和缓。但现在年轻人说话习惯于“直给”，做出来的新喜剧作品也是这样。“如今生活节奏加快，娱乐方式也在提速，艺术创作实践进行了多元探索，今天的新喜剧确实更加‘短平快’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李静说。

还有一些新喜剧作品，比如《互联网体检》《时间都去哪儿了》，给予观众强烈的代入感，而且其中往往为观众预留了类似游戏玩家的位置。在吴可看来，如今的观众再也不想被动地观看演出、被灌输观念和想法，他们更愿意进入喜剧提供的想象性场景中，不断体验一种自我讽刺的快乐。

体现多样生活侧面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麻文琦认为，人类文明的转型期总会出现喜剧的爆发，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考察当下一些喜剧的时候，重点之一就是到底这些喜剧创作有没有和现实呼应”。

如今喜剧越来越成为当代人的刚需，成为表现当代生活尤其是年轻人生活的重要艺术形式。李静认为，当下新喜剧类型多种多样，语言表达生动鲜活，观察角度开阔多元，喜剧演员也有不同风格和面貌，从而为我们体现了丰富多样的生活侧面。比如她看一些脱口秀节目时，“惊讶于其中各种当代经验的表达。生活中我们经常有很多感受，但没有将其显化、清晰化。喜剧演员把它们用合适的节奏、结构、语言和表演等呈现出来，击中了当代都市青年的笑点和痛点，给予观众另外一种看待生活的视角和方式，达到为他们缓解压力和放松身心的目的。”虽然目前的脱口秀大都只是演员的个人生活感受和第一手经验的表达，但很能反映当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

与喜剧有关的词，或许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幽默”，这个词于1924年由林语堂从外文翻译而来；另一个词“滑稽”，则是相对地道的中文词汇。滑稽在我国历史悠久，手段丰富，如今也常常成为新喜剧借鉴的对象和表情达意的利器。中国杂技家协会理论处副处长任娟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滑稽有过长足的发展，形成了迥异于西方、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但后来陷入低谷。2018年第十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滑稽比赛举办后，滑稽这种传统

喜剧形式重新出现了创作热潮。“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反映现实生活、表达观点态度，令观众在开怀大笑后留下余味，已经成为中国滑稽新世代的普遍追求”。

中国煤矿文工团相声演员李春耀现在有时说传统相声，有时也表演来自西方的即兴喜剧。通过艺术实践，他认为，即兴喜剧要在中国更好地“落地”，还需要结合中国观众的接受习惯，运用一些汉语中引人发笑的技巧，“马季总结的22种抖包袱的方法已经不够用了”。单立人喜剧旗下播客《谐星聊天会》节目制作人吕东认为，外来喜剧样式的本土化还要经过中国喜剧从业者的努力，一方面要找到合适的汉语语言对生硬的翻译进行恰如其分的转换，另一



右上图：喜剧演员史策
中图：《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作品《互联网体检》剧照
右下图：《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作品《好闺蜜》剧照
爱奇艺供图

方面要努力发掘现实中和影视作品中的喜剧人物，进行二度创作，“有了丰厚的现实土壤，本土化方面就会越来越完善。”

期待更多人才涌现

张娜娜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中《好闺蜜》的编剧和演员之一，目前供职于飞扯即兴喜剧。她说自己从小就喜欢喜剧，立志长大后要从事跟喜剧相关的工作。但北京电影学院并没有专门教授喜剧写作和表演的课程，只有一些民间渠道，比如陈佩斯的训练营，喜剧爱好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去选择。直到去年参加了《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才发现上综艺节目、获得更大知名度，也是喜剧人的一条出路。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创作指导、喜剧厂牌“闹即兴”主理人阿球说，现在青年喜剧人的成长有很大空间，但海内外都没有相应的培养体系。“我在北京这3年，就是在线上跨媒介做即兴喜剧的培养体系并着重于系统化，让青年喜剧人有一个螺旋上升通道。”

视频平台虽然会给新喜剧作品带来表演时间和现场条件的限制，但是确实又让新喜剧火了一把。阿球认为，对青年喜剧人而言，线上线下的演出都很有必要：“线下观众的反馈是即



时的，所以线下表演可以不断地提升演员的敏感度，验证自己对表演和观众反应的预判是不是准确；线上表演可以极大地拓宽观众面，但等节目播出后去看弹幕的评论，可能是两个月以后的事。”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新喜剧目前仍然是新兴行业，还没有实现产业化，大家还处在摸索阶段。眼下喜剧节目并不多，职业喜剧从业者也并不多，而这个行业的发展壮大，需要有庞大的从业者基数，并形成金字塔结构。好在报名参加《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编剧和演员一年比一年明显增多，“等数量达到了一定程度，其中就会涌现出更多人才，作品的内容、质量和风格，都会更加令人刮目相看。”吕东说。



当年9月，魏生国迎来了他教学生涯中年龄最大的学生——一位63岁的女士。她告诉魏生国，她平时要照顾两个孙子，但她和孙子都特别喜欢糖画，所以想学做糖画给孙子吃。于是这位女士在老伴的陪伴下，从天津来到费县，找魏生国学艺。从熬糖到起笔作画，她用半个月的时间学会了糖画的入门技艺。“糖画很讲究手上控制糖浆流量的功夫，她可能因为常年做饭，学得不比年轻人慢。”魏生国说。学成回家后，这位女士有时还会带着两个孙子出摊，体验糖画表演的乐趣。

魏生国至今已经有徒弟700余人，蕴含先人智慧和生活甜蜜的糖画，正被更多的人品味、传播、欣赏。

做出自己的风格

活灵活现的十二生肖、花鸟鱼虫和以抗疫人物、童趣瞬间等为题材创作的原创新糖画作品，在魏生国的工作室随处可见。

“传统糖画是用单调的糖本色做出来的平面图案，很难长期保存，我把糖画做出了自己的风格。”魏生国说。在传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他对糖画的颜色、形状和保存方法进行大胆改革，使“魏国糖画”实现了从单色到彩色、从平面到立体、从易脆易碎到能长期珍藏的创新。为了满足当下人们的审美要求，魏生国还先后到江苏、杭州、天津等地拜师学艺，将剪纸、皮影、漫画等艺术形式中的元素融入到糖画的造型设计中。

做糖画20多年来，有时候看着身边做草编、捏面人等的老匠人迫于生计而转行，魏生国非常感激网络平台对糖画的传承传播起到的作用，而他对这门传统手工艺的创新得到了市场回馈，也令他感到欣慰。他如今也依然会和儿子一起出摊。“我的很多灵感就来自生活。出摊的时候从孩子们口里听来他们的想法和要求，回家后就反复尝试，做出来后他们很喜欢，我也特别高兴。”魏生国说。

出台制作行业标准 夯实电影强国基石

刘藩

经过产业化改革之后20年的发展，中国电影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制作经验和产业发展经验，比如中国的后期制作公司已经能够做出《流浪地球》这样令世人惊艳的国产重工业大制作科幻片。但在发展过程中，受制于缺乏全行业认可的流程和标准，中国电影后期制作产业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包括：市场不大且存在无序竞争；科技含量较低，软件和算法的研发力量比较薄弱，软件原创较少，较多地依靠引进；上游环节的投资人和导演对后期制作了解和重视不够，部分地增大了后期制作环节的压力；后期制作环节的标准化、流程化、协同化不够，导致效率不高。在这些不足中，科技方面的问题需要更长期的努力来解决，市场方面的问题需要通过市场博弈来解决，上游同行的支持需要后期制作人员去沟通、争取，而制作环节的效率问题，则可以通过行业自律和科学管理，通过在全行业倡导标准化、流程化、协同化来解决。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数字制作委员会、中国电影剪辑学会、中国电影声音制作者联盟这3家行业协会决定，联合研发推出电影后期制作的行业标准，希望吸收全行业的意见，逐步完善这个标准，推动其获得广泛认可并在全行业实施，进而推动后期制作产业生产效率提高。

我国要成为电影强国，需要持续不断地推出国产大片，更需要打造强大的电影工业基础。电影工业基础有六大构成要素，包括强大的投融资体系、庞大的创作和经营人才库、要素齐全的影视基地、可建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规模化的影院设施、强大的多层次发行体系以及高效率、高科技的制作产业等。在这些要素中，高效率、高科技的制作产业非常重要。考察研究国际大制作影片的创作过程可以发现，制作的比例越来越大，高科技棚拍越来越多于实景拍摄，后期前置的工作越来越多。在后期制作领域，我们要虚心承认自己是追赶者，可以借鉴国外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本土化的再创新，促进本土制作行业科技含量和管理效率的提高。制定本土化的中国电影后期制作标准，就是我们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一项为中国电影工业夯实基础的任务。

后期前置已经成为行业惯例，而且制作技术服务正在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电影拍摄的前、中、后期，被业内人士所惯用的术语“后期制作”会逐步成为一个名不符实的术语。所以，“中国电影后期制作标准”应该被“中国电影数字制作标准”所取代。

理想的电影制作产业，应该实现制作标准化、生产流程化、合作协同化、艺术科技化。制作产业的这“四化”，制作标准化尤为重要，因为只有实现制作标准化，才可以达到生产流程化、合作协同化，才可以在标准框架内提高国产电影的科技含量。近年来，我国的相关行业专家一直致力于探索电影制作标准化、流程化、协同化，研发撰写本土化的行业制作标准文件。期待这一行业标准早日面世，为做强中国电影工业和建设电影强国夯实基石。



图片新闻

体验中国文化



4月8日，肯尼亚国家图书馆举办中国文化体验活动，人们通过学习写汉字、画脸谱等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图为肯尼亚青年在画脸谱。
新华社记者 龙雷摄

新国潮

网红糖画画出甜蜜生活

许茂楠

“谢谢直播间的朋友们支持民间艺术。我是魏氏糖画第五代传承人魏生国。老铁们想看我做什么糖画，欢迎打在公屏上！”

3月4日，魏生国像往常一样在快手上直播自己制作糖画的过程。晶莹剔透的金黄色糖浆从半空中浇下，他以勺为笔，以糖为墨，熟练地把握着糖浆的流量与流速。不到一分钟，一条金灿灿的糖画长龙便呼之欲出。稍冷却后，他用小铲刀将糖画从石板上铲起，粘上竹签，对着镜头笑道：“来，老铁，祝你在今后的生活中龙腾虎跃！”有网友给魏生国留言：“虽然有烦恼，但瞬间被你的糖画治愈。”

老手艺人网上走红

在外漂泊“赶场”十几年的魏生国没有想到，糖画能被这么多网友喜爱。

受父亲的熏陶，他从小就喜欢做糖画，22岁开始专职制作糖画。“做糖画不能反复修改，得一气呵成，所以要先在脑海里画好稿。”魏生国说。起初他将摊位设在学校门口，但好景不长，孩子们吃过几次便兴趣寥寥。他又把目光瞄准全国各地的庙会，拖着折叠板车，在山西、河南、陕西、内蒙古等地赶庙会卖糖画，一年有八九个月在外地，但生意并不尽如人意，“常常赶完这次庙会，下次不知道在哪里。有时候卖糖画的钱还不够路费。”

一个偶然的机会，魏生国在外甥女提议下注册了快手账号。自2016年10月首播以来，他和他的糖画手艺越来越受欢迎。如今他的快手账号“魏国糖画”粉丝量达62.3万。“我经常直播开了1个小时，回复网友们的留



上图：魏生国糖画作品
右图：魏生国（右二）和他的徒弟们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言和私信要花3个小时。”魏生国说。靠着网络平台积累的知名度，魏生国和他的手艺被更多人看见。2018年，“魏氏糖画”列入山东临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魏生国受邀参加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的中华传统文化展览。2020年，魏生国还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进行时》的拍摄。

700多人慕名学艺

更令魏生国意外的是，不少网友表示想跟他学习糖画制作。2017年下半年，魏生国在老家山东费县成立了个人工作室，接待各地慕名而来的人。

